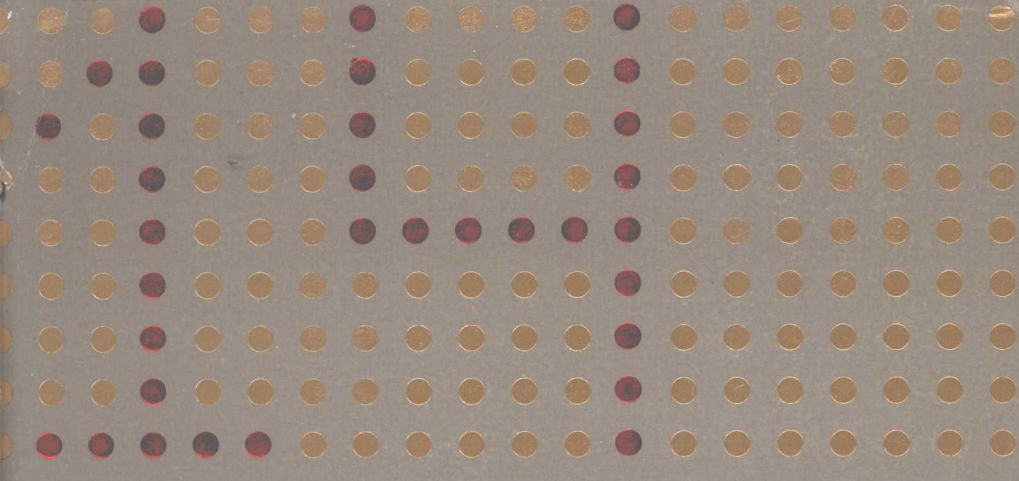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李敬泽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四集

本书编委会 编

总主编 王蒙 王元化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李敬泽主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9.4

ISBN 978-7-5321-3530-1

I. 中… II. 李…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40895 号

CHINESE NEW LITERATURE SERIES, 1976—2000

In 30 Volumes

VOLUME XIV : SHORT STORIES—Part II

Editor-In-Chief: Li Jingze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9

Shanghai, China

本丛书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项目

出品人 郑宗培

责任编辑 汤正宇

封面设计 袁银昌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76—2000 第十四集

短篇小说卷二

总主编 王 蒙 王元化

本卷主编 李敬泽

编辑: 本书编辑委员会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上海绍兴路 74 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金坛古籍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4.125 插页 6 字数 642,000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册

ISBN 978-7-5321-3530-1/I · 2690

定价: 61.00 元

目 录

张 平	
姐姐	1
李国文	
危楼记事	15
涅槃	50
张 炜	
一潭清水	69
林斤澜	
溪鳗	82
何立伟	
白色鸟	92
梁晓声	
父亲	98
王中才	
最后的塹壕	121
扎西达娃	
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	136
郑万隆	
老棒子酒馆	157
马 原	

叠纸鹞的三种方法	166
错误	180
田中禾	
五月	194
韩少功	
归去来	224
北门口预言	237
徐 星	
无主题变奏	245
莫 言	
枯河	271
飞鸟	282
刘庆邦	
走窑汉	292
梅妞放羊	302
陈 村	
一天	313
故事	325
于德才	
焦大轮子	342
朱苏进	
轻轻地说	366
聂震宁	
长乐	388
李 晓	
继续操练	394
残 雪	
旷野里	416

刘 恒	
日日的粮食	420
刘西鸿	
你不可改变我	432
李 锐	
厚土	451
北京有个金太阳	458
余 华	
十八岁出门远行	482
鲜血梅花	488
我没有自己的名字	502
杨争光	
高坎的儿子	518
蓝鱼儿	524
孙甘露	
我是少年酒坛子	533
苏 童	
桑园留念	543
仪式的完成	549
吹手向西	557
杨显惠	
妈妈告诉我	565
上海女人	569
刘震云	
塔铺	598
土塬鼓点后：理查德·克莱德曼	623
曹乃谦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635

格 非	
青黄	642
阿 成	
年关六赋	661
赵一曼女士	677
柏 原	
喊会	686
李 唯	
五号油田在山里	698
阿 城	
专业·炊烟·大风	719
邓 刚	
虾战	726
池 莉	
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	742
赵剑平	
白羊	756

张 平

姐 姐

快过春节了，爸爸连着嘱咐了我两次：要我给乡下的姐姐写封信，一定要姐姐来城里过年，还要姐姐带上孩子，让姐姐一家子都来。

也许是近则怨，远则亲的缘故吧，爸爸对他眼跟前的我和弟弟妹妹来，老是这不对那不是地挑剔，然而一提起远方的姐姐，就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无限的慈爱和眷念。

去年，爸爸复职后第一次过生日。我和弟妹几个每人都给父亲送了一份挺厚重的礼物。爸爸默默地收下，并没说什么。当姐姐给爸爸寄来一小包醉枣时，却让爸爸动情了。他絮絮叨叨地说了一遍又一遍：“知道吗，你姐给我寄来醉枣了！你们都尝尝。瞧！这个儿多大，肉多厚！真难为你姐了，她记性多好！还没忘了爸爸爱吃醉枣！……”

我们姊妹几个，谁也不以为这是爸爸的偏心。

爸爸妈妈七八年右派改正，弟弟妹妹的户口便跟着带了出来。我虽然超过了年龄，却在这年考上了大学，毕业后，也分回了父母身边。只有姐姐，仍然留在农村，在千里之外的偏僻小县，做着—一个农民的妻子、一个大家庭的主妇和四个孩子的母亲。

老实说，爸爸对姐姐的思念里，除了儿女之情，更多的是钦佩，是内疚。我常常想，论姐姐的智慧、才能和毅力，假如没有这几十年的空白，也许真会是个了不起的人才！

全家搬往城里时,姐姐前来送行。临分手时,爸爸瞅着姐姐那单薄的身材,被冷风吹得有些苍白的脸色,眼睛潮潮地说:“我一定给领导申请,争取能给你弄个名额,把户口迁出来。……”

“哎呀,爸爸!”姐姐打断了爸爸的话,“您刚开始工作,想这干啥。再说,就是让我去,这会儿也去不了。”

一九八一年爸爸被委任为学院的副院长时,终于给姐姐申请了一个名额。

欣喜万分的爸爸,打电报都嫌慢,连夜给姐姐打了个长途电话。姐姐接到电话已经晚上十一点多了,大冬天,姐姐连围巾也没顾得上围。慌慌忙忙地跑到大队办公室时,气喘吁吁地连话也说不清了:

“爸爸!是,是你吗?家里……出了什么事啦?”

爸爸把情况告诉她时,她松了一口气似地说:“这事呀,爸爸,你真把人吓死了!妈妈好吗?弟弟妹妹呢?”

“好,都好!”爸爸有些不耐烦了,“我的话你可是听清楚啦?明天就在队里办你的户口。我这儿一切都办妥了。手续到了你那儿,也就两天时间,要快,……”

“哎呀,爸爸,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嘛!家里这会儿怎么能离得开。……”

“我再给你说一遍,这回可是连户口带工作都解决了。别忘了,你已经快四十的人了,再拖下去,这一辈子就完了。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你听见没有?”

“爸爸,你听我说,……”

“我什么也不听!明天就给我办户口。五天以内,办好手续启程。拍个电报,我在车站接你。”爸爸一腔怒气,不容姐姐再说什么,咔嚓一声便把电话挂上了。

三天后,爸爸收到了姐姐一封信。

爸爸:我没有生过你的气。就是当年在爸爸的默许下,女儿的命运交给了一个山村农家时,女儿也没生过你的气。爸爸,我

知道,这根本不怪你。

可今天,爸爸,我真生你的气。我怎么也没想到,在女儿的问题上,爸爸表现得这么专横,这么不负责任。

爸爸,女儿已经不是以往的女儿了。女儿的命运也不是只系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了。

爸爸这样做也许是为了对得起儿女。那么女儿呢,女儿也应该对得起儿女,对得起这个家庭。

爸爸,人是有感情的,人还有良心。……

……

两个月后,我和爸爸一块儿回到了曾居住过二十年的山村。当然,主要是看望姐姐和劝说姐姐。

姐姐的确不是当初的姐姐了。

近四十岁的姐姐,虽然神采奕奕,眼睛明亮,但脸上早已布满了细密的皱纹,背也有些佝偻了。姐夫显得更老了,年轻时就得下的气管炎已经发展成哮喘病了,虽然仍是手脚不停,但脸面灰黄、两眼浮肿,已是一身病态了。

爸爸一见姐姐、姐夫的样子,眼泪顿时就涌了出来。

姐姐也哭了,不过哭得跟爸爸并不一样。姐姐是带着笑意落泪的。她一边抹眼泪,一边埋怨爸爸:“我还以为你真会不理女儿了呢,两个月都不给我来一封信。”

爸爸想说什么,还没来得及出口,几个外孙便扑上来了。爸爸赶忙擦干眼泪,让我把带来的糖果包打开。

瞧着姐夫病病歪歪的样子,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几个孩子会长得这么壮实。全都白白胖胖,一副活泼狡顽的样子。围在姐夫跟前,就好比是一株朽木旁生出的许多旺盛茁壮的新芽!

姐夫的家,兄弟七个,除了去外乡当赘婿的老二外,老三老四新近已经娶了媳妇,这会子又忙着给老五准备了。令人不解的是,一大家

子近二十口人，竟还没有分家！

这是生产队里实行责任制的第二年。姐姐这一家正显示着一股不可遏止的生气！弟兄几个承包了六十亩山坡地，二十亩果园，两年之间，已成了这一带众目瞩目的农户！

以前的三间土坯房，早已翻新成六间大瓦房。中间隔了一道墙，成了两个院。这两个院的前边，又有六间房子的大样盖出来了，只剩下泥墙抹灰，盘炕垒灶。看样子，老五的媳妇大概就要往这新房里娶了。

吃饭的时候，一家人聚齐了。纷纷来见过爸爸和我，寒暄几句后，便各到各的地方吃饭去了。虽然人声鼎沸，满屋里闹嚷嚷的，但一点儿不显得乱。谁舀饭，谁端饭，谁在哪儿坐，都有条不紊，秩序井然。

陪我们吃饭的是姐姐、姐夫。姐夫是个不爱说话的人，除了不断地要我们多吃些外，并没有多余的话。姐姐呢，身边就没个闲空儿。老是刚说两句，就被旁人打断了：

“嫂子，五婶又来了。大概还是给老六说媳妇的事儿。”

“告给她，让她晚上来好了。”姐姐轻轻一挥手。

“嫂子，老梁叔说他家的白灰还有多余的，问咱要不要。”

“要！你一会跟老六一块去看看，好了就全弄过来。”姐姐头也没转。

“嫂子！……”

望着眼前的情景，我突然明了了一个事实：

统帅这个家庭的核心人物是姐姐！

埋头在一旁吃饭的姐夫，既没人问他什么，他也从不过问什么，置若罔闻，连眼睛也不眨一眨。长得五大三粗，强壮有力的几个小叔子，对姐姐全都格外恭顺尊重，即使是件小事，也要跟姐姐商量。姐姐有一个全村人都知晓的诺言：

几个小叔子，一人一座院。等媳妇全娶过来后，再分家！

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困得很，一躺下就睡着了。一觉醒来时，一

看表，刚刚十二点。四周黑黝黝，静悄悄的，只有隔间房里还亮着灯，有人在说话。听了一会儿，才听清楚那是姐姐的声音。

姐姐的声音不高，话音里却分明透着一股火气，明摆着是在训人。刺啦刺啦的纳鞋声，在话语的间歇中，也不时响亮地传过来。

姐姐是在训斥老三！

“……，看着你这一向的劲头，就知道你心里做事了。我还想着你不会那么好意思，谁知道你真能干出来！过去给你娶媳妇花了不到一千块，如今老五花了小两千。你觉得吃亏了不是？你摸摸心窝想想，那年头挣一块钱有多难！为你的婚事，你哥硬撑着那副病身子，领着你们几个，上山整整拉了两个月的炭，才给你挣来这么个媳妇。觉得你家里摆的、用的旧了，不时新了？可那上面哪一样没你们兄弟几个的血汗！都像你，你哥和我当初就分出去过了。一家人散了摊子，一个人单枪匹马，看你能娶下媳妇，挣下家当不！你哥那年累得吐了两次血都没告诉过你！可你，到外地贩了一回牲口，明明挣了一千多，你咋有脸拿过三百块来！拿回去，我不稀罕！没你那几个钱，老六老七的房子也一样盖，媳妇一样娶！不愿在一块儿了，想分家，就提出来！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房子家具都现成，由你挑，由你拣。我说一个不字，就算我这嫂子不是人！……”

黑暗中，我吃惊地瞪着眼。怎么也没想到姐姐说话会这么泼辣，这么强硬，这么一点儿不讲方式！好像这不是她的小叔子，而是她的小儿子！最令人诧异的是，不管姐姐说得有多难听，老三自始至终一声没吭。只是偶尔能听得他吸烟划火柴的声响。到最后，硬是让老三媳妇跑来当着姐姐的面，狠狠地数落了他一顿，给姐姐赔了不是才算了事。

老三走的时候，已经很晚很晚了。静静的院子里，只有姐姐那刺啦刺啦的纳鞋声，一下比一下发狠，响了好久好久！

在这强劲有力，如怨如诉的纳鞋声中，我的睡意全消，翻来覆去地怎么也睡不着了。

身边的父亲也一直不停地翻转着身子，不时还轻轻地咳嗽一声。

爸爸也醒着！

黑暗中，脑子里姐姐的影子不断地变幻着，怎么也撮合不到一块儿。

我记忆中的小时候的姐姐，相当好看。身材灵巧，不高不低。圆圆的脸，肤色很白。梳着两条当时时兴的长辫子，配上那一双亮亮的眼睛，真是楚楚动人！姐姐会唱歌，会跳舞。一逢节假日，学校组织演出，爸爸妈妈总要领着我，去看姐姐的演出。当姐姐唱完了，台下响起一片掌声时，爸爸高兴地连眼泪也涌了出来。

我是在姐姐十岁的时候才出生的，所以幼时的姐姐被父母百般娇宠，视若掌上明珠。姐姐也聪明伶俐，思维敏捷，八岁上就会背一百首唐诗。十一二岁就能看懂《三国演义》、《西游记》。学习好，又是文艺骨干，在学校也一样是宠儿，年年是学生干部，还当过学校少先队的大队长！她的面前曾经是一条铺满鲜花，芳香扑面的锦绣前程！

所以我常常想，五七年父母遭挫，全家被遣，摔得最重最惨的应是姐姐！那时我们尚不懂事，而已经上了高中，十七岁的姐姐，则像是从云端里掉下来一般，由一个人人仰慕的大学教授的名门闺秀，沦落为人人不齿的五类分子子女，以致最后要嫁给一个身材矮小，一副病态的山村农民，对她来说，这是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姐姐是二十七岁上出嫁的。

近十年的山村生活，虽然磨炼了她，但家境的困顿以及父母的政治身份所带来的前途和婚姻的一次次挫折，终于摧毁了她精神上的支柱。因此姐姐的出嫁，不能不说是她对生活压力的大败退！她无力抗衡，无可选择了，只能转身一跳，是沟是崖，也全然不顾了。

所以当姐姐最后那次“相面”回来，默默无语，以示应允了的时候，真是全家最悲怆的时刻。我常常想，那时若姐姐轻轻说上一句，她不嫁人了，爸爸妈妈就是再痛苦，再难受，任凭别人怎么说，也一定会答应。反过来，若是爸爸妈妈说上一句，不让姐姐这样走了，那姐姐就是当一辈子处女，也不会这样糊里糊涂地嫁了人。

然而双方都没有这样说！

结婚那天，当爸爸妈妈看到这个矮小瘦弱，不时咳嗽着的姐夫时，全都号啕了。

只有姐姐没哭。她那麻木迟钝的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那时破“四旧”，没有鼓乐，没有鞭炮。姐姐穿着那一身并不鲜艳的新衣服，跟着姐夫，跟着那一溜迎亲的人，默默地去了。

姐姐在农村的十年中，受到的是不尽的白眼和冷落。尤其是“文革”中，狗崽子的遭遇又让她受够了歧视。对姐姐来说，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多么需要一块庇护之所，而给了姐姐这块庇护之所的，正是姐夫这一家子！

三十四岁的姐夫，下面还有六个弟弟。扛活出身的伯伯伯母，像盼闺女一般地盼着媳妇，就是盼不来一个。虽然是贫农成分，但因为弟兄们多，房产少，家里穷，队里分红低，终究没人肯上门。

所以当爸爸妈妈流着眼泪送走女儿时，姐夫家里却燃着大把大把香柱，合家欢欣而异常隆重地像接神一般地迎接着儿媳！

也许连姐姐也没想到，姐夫的脾气会这么好。在姐姐跟前，他绝对的百依百顺。姐姐的一个眼色，足以使他六神无主，坐卧不安。或者是疲于奔命，汗水淋漓。他虽然身体瘦小，但肩负的生活的重担绝不比任何人轻。家庭的贫寒，使他从小就领略了人间的忧愁。身为老大，又让他过早地为家事操劳。他懂得一个山区的庄稼汉娶个媳妇有多难！他深谙老父老母的企望和盼求。像他这个一屋子光棍汉的家庭，娶来一个媳妇，就是给全家娶来了希望和依靠，娶来了生存的勇气和信心！

这一切，使通晓事理的姐夫深感自己责任的重大！因此，姐夫对姐姐的顺从，不仅仅是害怕畏惧，更多的是一种崇奉尊重！

新婚十日闹新房，要姐夫出节目。姐夫想看看姐姐的眼色，猛地瞅见姐姐眼里有如冰一般的冷光时，浑身上下顿时都颤了。那些晚上，不管别人怎样推，拉，姐夫始终一下子也没动过姐姐。

如果说,姐姐那种默默无声,一脸绝望的神色给我们家带来的是无穷的忧虑的话,那么给姐夫一家带来的,则是一片惶恐和不安!

姐夫和伯伯伯母对姐姐并不会“对症下药”,他们也没有这种“药”。他们唯一的法子,便是从各个方面去猜测姐姐的心理,然后以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疗治”和安慰姐姐。这种“疗治”产生了巨大的功效,因为它包含着一种极为珍贵,也是姐姐极为需要的东西,这就是对人的尊重!她受到了人的待遇!

姐姐过门一个月便是春节。初一大早,姐夫的六个弟弟,由老二领着,恭恭敬敬地走进屋来,齐声叫了一句:

“嫂子,俺们给你拜年了。”

还没等姐姐明白过来,兄弟六个早已齐刷刷地跪了下来,一人给她磕了一个响头!

姐姐呆了!她茫然地怔在炕上,半晌没说出一句话来。姐姐快三十岁了,还没有人这样对待过她!

虽然只是一种形式,但这种形式却给了姐姐巨大的震撼。

六个小叔子一人给她磕了一个响头!

午饭时,自过门后在父母跟前从没吭过一声,顿顿饭都由姐夫或者老六老七送过来的姐姐,竟破例地走进公公婆婆屋里,也给两位老人每人磕了一个头!

公公连鞋也没顾上穿,慌忙把媳妇搀起来。婆婆高兴得嘴唇直哆嗦,眼泪怎么抹也抹不完。

欠着一屁股债的伯伯伯母把早已准备好的二十元磕头钱,塞在姐姐手里。姐姐没要,硬是让姐夫又转了回来。

吃过饭,姐姐一转身出来,伯伯就把老四骂了个狗血淋头:“早上让你给嫂子磕头,你还哼哼唧唧的。告诉你,你嫂子可不比别人,人家是有文化的!你弟兄几个捆到一块儿也不如人家!啥四类分子,五类分子的,在外头咱管不了人家咋说,进了咱这家门,可就是你们的嫂子!晓得吗,若不是你嫂子,换个别人,咱家再多花一半也不知能不能把人家娶来!人要有良心!一见你嫂子,就知道人家是个能过日子

的。……”

姐姐全听见了。听得泪流满面。

姐夫的家，祖祖辈辈都是贫苦人出身。他们生就了一副吃苦耐劳，勤勉节俭，忍辱负重的性格，并且从不会失去人的尊严，失去人格，失去对生活的热情！他们把人的情分看得比一切都贵重！

十四岁的老七，有一次在地里干活，听见有人在背后骂了一句姐姐“五类分子”臭狗屎。登时气得红了眼。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向那人狠命地咬了一口！那人反手抠了一把，把老七的衣服撕了好大一块。全家人为这事闹翻了天！要不是被大队主任制止住，差点要跟那个人拼了命！

那一晚，姐姐给老七缝衣服时，细细地，密密地，缝了好久好久。她的脸上表现出了一种从来也没有过的神色。姐姐的情感升华了！是的，她感到了，这一家人已经把她同他们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了。他们不仅把她当作一个人一样的看待，而且尊重她，敬爱她，像卫护自己的生命一般去卫护她！

在这种淳朴得有些原始的信义和情愫中，姐姐渐渐变了。姐姐不知不觉地承担了年迈的婆婆负担的一切家务。一家人的吃，穿，洗，刷，姐姐一个人全顶了！再忙再苦，以姐姐的灵巧和智慧，也要让一家人穿得齐齐整整，吃得热热呼呼。姐夫一家人逐渐都感到了姐姐对这一家人的深沉的爱！

姐姐婚后一年多，伯母便去世了。弥留之际，她把姐姐叫到跟前，指着兄弟几个，嘱咐了又嘱咐：“他们……几个，俺就交给你了……。好歹……把他们成了家，俺就是在阎罗殿里，也忘不了你。……”

没想到伯母去世不久，伯伯也一病身亡。伯伯是急症，几个钟头内便咽了气。那当儿，几个儿子围了一圈，怎么叫也叫不应。当姐姐赶来，拨开众人，轻轻地喊了一声“爹”时，伯伯“唔”了一声，竟陡地睁大了眼！他伸出手，似乎想在姐姐头上摸一把。晃了两晃，便无力地垂了下来，再也不动了。……

公公虽然什么也没说，但一切都分外明白。这个家交给她了！一

个半病的丈夫，一屋子光棍汉，还有这三间陈旧的土坯房！

公公婆婆在他们离开这个世界时，以他们最后的遗嘱，再一次赢得了媳妇的心！

财产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种委托里却包含着一种极为悲壮的成分。

在这种悲壮里，姐姐得到了一种比任何东西都更为可贵的东西！这种东西远比地位、金钱更为重要！

姐姐的房间里，结婚十多年了，唯一的摆设，还是那张黑乎乎的，连抽屉也没有的旧桌子。同几个小叔子家里那一套套新颖入时的大柜小柜相比，简直如同两个时代！

姐姐把整个一颗心都扑在这个家上了。

我常常想，像姐姐这样一个女子，领导这么一个大家庭，要有多么不容易！敢于如此指责只比自己小几岁的小叔子，那该有多大的勇气和信心！如若不是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秉公无私，对这个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何以能有如此的威望和气势！

去年，我和妹妹都毕了业，爸爸第一次过生日，弟弟结了婚，都是该庆贺的事。春节时，爸爸说啥也要让姐姐来一趟，还让我专门回去接姐姐。

两年不见，姐姐显得老了许多。刚四十岁的人，两鬓都有些发白了。

农村人的婚事大都在春节办，姐姐也正忙着筹备老七的婚事。还有一件比这更急迫、更要紧的事情：姐姐要在老七娶亲前，把家分了！

也许是吃惯了小锅小灶吧，眼前这个庞大嘈杂的家庭气氛让我怎么也受不了。瞅着眼前忙忙乱乱的情景，我既生姐姐的气，又替姐姐焦虑。为什么不早把这个家分开！到现在了，看你又怎么分！一人三间房子，一座小院，这还好说，可还有一台拖拉机、一台脱粒机、两匹骡子、三头牛，还有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农具。这哪里是一个家，分明是一个小生产队！